

卧游錄
巖棲幽事
鼃采館清課

屏居十二課
怡情小錄



屏
居
十
二
課

黃東崖 著

中
華
書
局

此據硯雲甲乙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屏居十二課

閩黃東崖著

一晨齋

余晨起持蔬素者十載于茲。非有所慕于釋氏也。自惟此生。日汨沒腥葷中。宜略有虛淡之頃。況晨起尤旦氣未遠乎。聞北方暨江右新安人。日多止再飯者。今三餐果然。于分已過。老子曰。君子以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姑卽實腹。寓虛心之義。理亦適平。周顒自謂山中赤米白鹽。綠葵紫蓼。頗不乏供。茲所供非特葵蓼已也。復何難堪之有。惟未免食雞子牛乳之屬。助養穀氣。此後當并斷之。

二晚酌

午前從不飲酒。惟晚刻稍酌數杯自娛。有人勸余勿飲晚酒。云夜氣宜靜。或午飲乃不妨耳。余不能從。觀宋邵堯夫安樂窩中。晡時輒飲酒三四甌。微醺便止。不使至醉。知亦嘗得趣于是乎。自春秋佳景外。夏日長晝。力易倦。冬夜長。夕眠難穩。微酒將何以伸縮其間。計一歲可得三百六十壺。入老子腹中。對客不論也。昔孔敬林有田。歲得七百石秫米。不了勸釀事。嫌其太多。王无功待詔門下。日給酒三升。蘇坡公自云。終日飲酒。不過五合。又覺太少。二者之中。余其有以自處矣。

三獨宿

宋人稱張乖崖寢室之內有如僧寮。抑尚不乏沙彌行者。余獨身而已。每寢門晨夕啓閉。率自爲之。未嘗有一婢一僕之侍。諸相知屢以爲言。余閱方來山侍郎雜記有云。同年定州守吳某。年九十餘。每出遊並無僕從。或訝何太自苦。答曰。此身會有獨往時。吾姑習之。使慣爾。此險譚也。而亦有至理存。夫人之有羣。興猶其有飢飽也。動靜無時。作止隨意。奈何以此事煩人。或至于老病不能躬親。則亦已矣。明知爲太孤僻。性難強調。亦非敢以此律人。各從所好。

四深居

深居與簡出一例。昔有風雨寒暑四不出之說。余非能然也。惟每月出可二三次。遇報謁客。輒遲之。積數客至。必不可已者。始勉爲一行。嵇康自云。性疎懶。常小便。故忍不起。令胸中略轉乃起耳。彼雖慢世之言。酷與余類。余年業六十餘。舊交零落無幾。日俯仰少年新貴之間。有何容顏。至步入公府。尤所厭惡。近日解敬老憐舊者幾人乎。閨門養威重。既非其時。出門交有功。亦非其事。祇斟酌于疏數之間。寧疏毋數焉爾。

五莊內

禮書居于內。問其疾可也。夜居于外。弔之可也。君子非有大故。不宿于外。非致齋也。非疾也。不晝夜居于內。又夫婦之禮。唯及七十同寢無間。妾雖老年。未滿五十。必與五日之御。二端者。余恆疑之。謂君子終年不宿于外。一外宿卽儕于弔喪。則所謂考德問業之功。亦無幾矣。且妻至七十。妾未滿五十。尙同寢處。意

惟登徒子及鑷鍰斯可耳。余待內人頗莊。平生未嘗同席食。傳爲怪事。顧已四十餘年。習焉安焉。偶旬日一入內。畜犬羣吠。所娶妾僅留有子者一人。踰三十卽從獨居。余所謂越禮之人耶。友朋中或齋館不設牀榻。余目笑之。彼輒以不外宿爲解。噫。余所謂越禮之人耶。

六頌兒

性懶教兒。聽自從師取友。次兒遂坐是廢學。雖時增悲怒。莫能改也。久亦廢然任之。昔云丹朱不應乏教。甯戚不聞被箠。材質真有限。教復何施。若夫良馬見鞭影而馳。又非區區轡策所煩從事也。余長支稗男。或頗可望猶子有嚮學者。顧未知家運何如。吾輩要令讀書種子勿絕。其能成功。則天也。兒有來白事者。領之而已。王茂宏稱相與有瓜葛。既屬過寬。曹宙被笞。亦非情理所宜。此事在天人之間。優哉游哉。聊以卒歲。姑爲譏防出入。俾勿流于小人之歸焉已矣。

七弟過

二舍弟可冲可亭。旬夕一再過合飲。非惟談笑稍洽。亦家事有宜相商者。伯兄風格高峻。既不可強致。聞以鄰近某熟友參之。語不至譁。飲不至醉。陶陶然至初更罷。魏不能如魏楊播。楊津兄弟聚廳同食。隔障共息。略存其遺意而已。追念母謝太夫人在時。見余輩分裂讓棗。以爲笑樂。又仲兄餘菴公誼最篤。每數夕不相聚首。而遣僕走問。攜肴酒先之。今皆不可復得。更闌酒罷。黯然自傷。始知前者之爲勝事也。按古兄吾荒。說文許榮切。入更韻作薰。而獨無讀如胸者。觀古人以叶桑岡。狼可見。顧今用之。亦如古作荒薰。

讀事不失笑。

八朋來

蔣元卿舍中三徑。惟羊仲求仲從之遊。號二仲。舊嘗狹之。年老乃悟其旨。余里中交遊非乏。或居遠。或務繁。鮮能類過從者。有一二佳友。可與賞奇文。析疑義。其人亦復經句不一相造。陶之有南村鄰曲也。李之有城北范居士也。杜之有朱山人斛斯六官輩也。談何容易。讀劉夢得集云。裴晉公有雪夜訝諸公不相訪詩。滿空亂雪花相似。何事居然無賞心。是知好客難招。昔人未免寄恨。劉答之云。遲遲來去非無意。擬作梁園坐右人。亦可謂善相酬唱者矣。余非敢謬擬前賢。有爲我劉白者乎。余日望之。

九鳥夢

凌晨每于鳥未鳴時起行。似鳥猶在夢中。余昔官京師。供事經筵。恆早出。其詩有味。且先鳥醒。中途遇象回之句。蓋紀實也。家居何妨高枕臥。而宿習已慣。輾轉難安。用以吐吸清虛。驅除醉夢。亦一策乎。衛生歌云。秋冬日出始求衣。春夏雞鳴宜早起。則又調攝資之矣。度鳥意必以晨飛較健。啄食有方。鄭風士女于雞鳴昧旦之頃。則以弋鳬雁爲圖。人與鳥智若相發。子曰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子弟輩有懶惰貪眠。日高未起者。真一鳥不如也。韓退之詩。喚起總初曙。陸放翁記。山中雞三鳴後。聞架犁則旦矣。喚起架犁。二鳥名。

十雞燈

冬夜長，夜半即醒。欲強伏枕上，未能也。輒冒寒起，意不欲勞苦僕輩。先宿有爐香，或懸點香毬爲度。自燃小紙條炷之，書張橫渠之著正蒙諸書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燭筆之于紙，自云：夜間自不合睡，只爲無人應接耳。按此亦非格論。吾輩案下觸踏，無所謂多目星，安得有如許精力乎？每危坐，至將旦時，輒瞋忽白。此一段光景最佳。孔所云學達，釋所云定慧，老莊所云虛室生白，其義一也。惟學故達，惟定故慧，惟虛故生白。俗有明明白白之說，亦同此意。天明則臆白矣，要于心目恍惚間遇之。

十一 著書

余先後所著書，有湘隱堂文集四十卷，湘隱堂詩集三十卷，古史唯疑十六卷，國史唯疑十二卷，制詞十卷，六朝詩話二卷，唐詩話十卷，宋詩話八卷，古今明堂記六卷，奏疏二卷，試錄二卷，講章一卷，館閣萬事二卷，經史要論六卷，對句一卷，尺牘二卷，讀洪範、幽風、月令、易林各一卷，讀世說新語、何氏語林二卷，朱陸集二卷，雜記一卷，雜著三、致四、徵五、懷六、化七、遺八、鍼九、說十、志十二、課十五、釋之類若干卷，總數百萬言，所梓行僅五六種耳。噫，後世誰知余苦心者？姑藏諸名山俟之，其人已矣。

十二 惜福

余少爲家貧所累，公車十載，備歷苦景，以故生平不敢爲享受逾溢之事。如衣食無所揀擇，隨着隨喫，不求精好，僮僕鮮呵斥者，素未嘗令小僕濯足浴背，扇面撻身。客至無少長貴賤，咸與爲禮，未嘗作斜揖半揖。人或不足于我，事久忘之，與歡好如初。縉紳公會，敝齒坐，初不論官，待鄰里有恩，終不責報，無一字入

公門有所干請。視兄弟之子如己子。四方交遊未嘗爲盟弟。於有司不稱治弟。往日試闈主司。多同年同官。恥一及兒名字。徧搜輯先高祖遺蹟。有先德錄。族譜志。父母行狀。皆以聽伯兄秉筆。罔敢僭易。爲同鄉。覓賢守。覓賢文宗。寧使人居之爲德。未嘗使聞。晚抄書。恆覆紙背爲之。興到或自澆花灌竹。衣服必穿著至敝。始更惡不竟其用。凡此其至瑣細者耳。而亦余惜福一端。昔人云。留有餘不盡之福。以還造化。余猶之措大本色云爾。他復何知。

附夜間九章。

覓火

冬夜惟埋堅炭爐中。蘊火爲佳。其餘香篆香毬。均屬費事。既得火。用清油炷燈。何須熾蠟。所苦者童子從睡夢呼起耳。然一起之後。隨可熟寐。亦未爲永夕之勞。昔艾子嘗夜呼人鑽火。久不至。促之。其人曰。黑甚。索鑽且不得。可持火來共燭之。傳爲笑談。今僕輩幸不勞鑽具。卽爲余暫破睡魔。起燃可也。抑余爲書齋獨宿言耳。彼姬侍滿房之儔。何足語此。

蠟炬有剪燼之勞。不如清油便。油一盞浸二燈草。可半夜不挑。杜祁公油燈一炷。熒然欲滅是也。同年彭少司馬嘗贈余銅燈具。紫檀爲匣。精甚。後失之。今所用錫燈。乃余兒婦粧奩中物。

量月

月色視朔望推移。上弦漸長。下弦漸短。夜起各隨所照遷坐。初猶影流。西廡已滿。庭已稍半焉。最後微及

簾簾而止。余詩月到簾頭。規尺寸是也。常其聲韻俱寂。碧虛如拭。萬里澄空。真令心膽映絕。昔云濯魄冰壺。信非虛語。惟世人鮮能中夜看月者。徒委諸蝶夢。烏栖焉已矣。杜句四更山吐月。此山月也。視庭月迥別。憶惟蘇子瞻庭中積水空明竹柏影如藻荇交橫。斯語爲勝。

中夜看月之妙。言不能盡。余嘗屢詠之。自太白濯魄冰壺之外。杜審言句云。露濯清輝苦。五字獨佳。然汎詠月可耳。尙于夜起無涉。

聽漏

或遇月晦時。奈何曰。有丁丁銅漏響。開戶細聽。在鄰雞未動之先。每至四更將盡。五鼓未續。尤低回久之。因我意急。覺彼聲緩。其實彼非緩也。且急復何之。躁心平。愆心釋。正在是時。近好事家至製爲自鳴鐘等。殆違花刻漏之比。吾力既難辦此。且亦厭煩。夫所貴乎聞鐘者。冀自發深省耳。聲一一從心坎上過。憶蚤歲詩。有殘燈銷永夜。端坐念平生之句。今平生何如乎。談及爲愧。

泉郡舊有譙樓。上設更漏。人家凡夜生子。輒往聽幾更幾點爲憑。頃樓荒漏廢。乃南城上鑼鼓亦自分明。杜詩城上擊柝復烏啼。正此情景。

聞雞

雞聲初在遠近間。若是若非。若斷若續。徐之則漸聞矣。又久之則大徹矣。方彼氣候未至。求一聲豈可得哉。候而至有莫知所以然者。居恆疑孟子所云。雞鳴而起。孳孳爲善爲利。夫雞鳴初起。一念未動。正釋氏

不思善不思惡時也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最可靜觀。而區區以舜跖善利參之。雜矣。平日而後事不可知。然非所論於雞鳴之際。於此際萬宜珍重。

雞鳴犬吠。吠尤在鳴先。而世鮮以功犬者。常爲雞德全乎。昔黃石齋先生嘗自言。吾不能爲牛爲馬而爲雞。雞唱。庶大家睡夢中或警動乎。噫。誰警動者。言之于邑。

星欄

星布滿天。其質微者。光芒不能自見。所可見煌煌百數大星而已。雞鳴欲曙。則此百數大星者。岌岌處于不能自存之勢。惟力鉅如長庚。孤明配月。頃之。并月亦不能自存。大都星爲月掩。月爲日掩。彼此隱相制伏。君子亦爲其不可掩者已矣。噫。陽德方升。豈不大哉。雖甚芒寒力鉅。猶將退聽。方其欲退未退之間。君子姑且俟之。東方未曉。顛倒裳衣。是其鑒也。

君子觀于星之自密而疎。而淡而滅。可以悟潛見之宜焉。可以衷身世之理焉。恨吾不素習天文。倘識之。斗落參橫之際。有倍慢然者。晉人諺云。千知星宿衣不覆。輒藉灑周高允之言。用自解嘲。

蟲吟

物類鳥鳴于晝。蟲鳴于夜。鳥鳴親上。蟲鳴親下。次亦在牆壁間。觀爾詩所紀歲月。多及昆蟲。其于十月蟋蟀之後。繼之曰。嗟我婦子。曰爲改歲。唐風亦以蟋蟀在堂。歲聿其暮爲辭。三正之說紛如。余獨于蟲鳴有感也。韓子曰。物不得其平則鳴。似非通論。彼豈有不平者乎。亦任天自動焉爾。嗟乎。夜將旦。百蟲交作。夫

物則亦有然者。世乃有暗暗默默終老不敢一驥百鳴。亦獨何哉。

諸蟲以聲聞耳。非盡形見也。注幽風者曰。斯蟲莎雞蟋蟀。一物而異其名。信乎。古文蟲從三疊作蟲。若俗書虫字自音虺。今人率趨簡便。鮮知者。

擲書

午後觀書業已疲。何論夜起。然書惟夜讀。誠有臨晝讀什倍者。或吟諷三五章。或點定一兩字。機鋒偶觸。意緒橫生。漢成帝嘗云。吾晝視后。不如夜視之美。信矣。古讀書每用三餘。曰夜者晝之餘。余意夜歸餘。連晝而言。僅爲今日之終。不如旦履端。中夜而興。遂爲明日之始。余老來不能晚睡。而恆早起。若未敢以餘閒視之。其謂是歟。易不言陽陰。而言陰陽理同。然余亦徒言之已矣。

漢書食貨志。冬民既入。婦人同巷相從。夜績女工。一月得四十五日。注一月之中。又得夜半爲十五日。凡四十五日。蘇子瞻詩。無事此靜坐。一日似兩日。噫。兩日誠難幾也。或多此十五日焉可耳。

屏酒

有獻說者曰。夜長苦輾轉不得眠。法宜五更飲酒三四觥。醺然徑睡矣。是說也。余疑之。養生家例不飲卯酒。況寅初乎。清虛之氣。奈何以薰穢雜之。或嘆小果餅不妨。致字形酒從酉。醉亦從酉。明每日惟申酉之際。略堪近酒耳。寅卯非其期矣。又古文卯作。酉作。卯兩戶和背。日出關戶象也。卯兩戶和連。日入關戶象也。今奈何以初關戶之時。遽行觴酌事乎。于天時人事非宜。余所弗取。

按卯酒宜屏，不必言矣。卽午酒亦復不佳。昔有云：干支中惟寅申二字從日，寅高春時也，申下春時也。著民事之始終也。人一日之計在寅，寅起春而暇酒乎？易掘地爲日，取諸小過，理亦可思。

待旦

以上八章，大要爲待旦說。且何須待？禮不云相彼盍旦，尙猶患之乎？惟老人心血消耗，每至期輒雙眸瞭然，勢難留連枕上，則其起而望月占星，聞雞聽漏，以至爲覓火攤書計，蓋其宜也。余欲求一安眠，度不可得，致不得已出此，而非有所慕乎先醒之名。甯戚扣角歌曰：長夜漫漫兮何時旦？彼自意圖遇主，與余趣殊。若酒飯牛豕風，例須夜作，敝布單衣，余適不幸類之。知我者庶或有感其言乎？

盍旦，鳥名。夜鳴求曉，反晝夜之常，宜其爲人所惡，或作鷓旦。又鷓旦，月令仲冬鷓旦不鳴，知鳴至仲冬止耳。余夜必待旦，雖歲暮猶然，欲無見惡于人得乎？然亦自有時，或問何時？曰：有一朝長寢之日在，聞者蹙然。

此徐虹亭太史抄白藏本也。湘隱相國明懷宗五十宰相中之一人，入關甫年餘，急流勇退，讀其自課，可以想見其人矣。甌山金忠淳識。